

中国人民解放军

百战将星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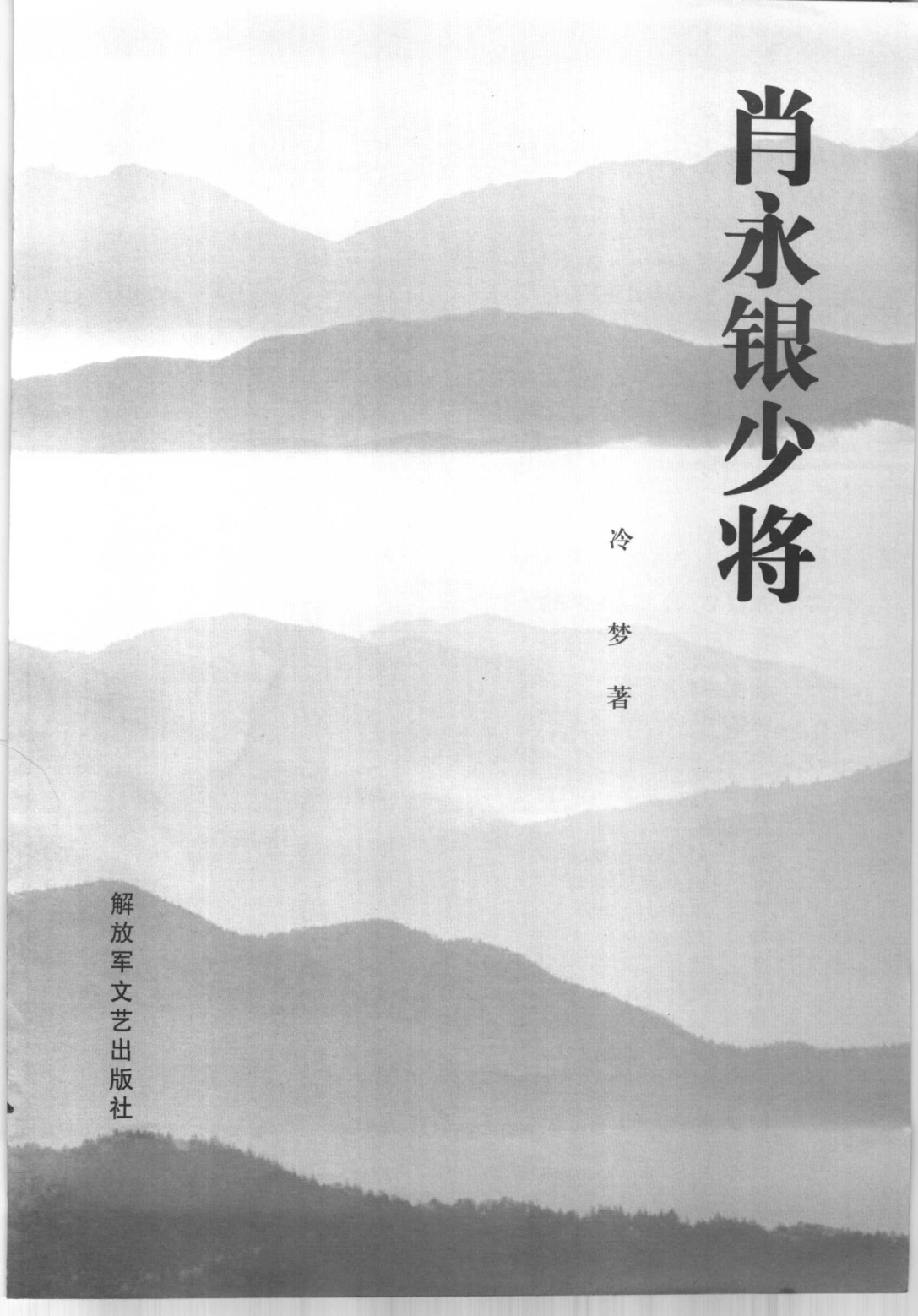


肖永银少将

冷梦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肖永银少将

冷
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永银少将/冷梦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ISBN 7-5033-1812-0

I. 肖… II. 冷…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135 号

书 名:肖永银少将

作 者:冷 梦

责任编辑:董保存

装帧设计:赵光明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125 插页:4

印 数:1-5000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812-0/I·1409

定 价:2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肖永银 1949 年在重庆。



入朝前肖永银与李德生等合影。



肖永银在朝鲜前线养伤时。



1950年肖永银、高豪等于重庆。



肖永银在抗日战争时期。



肖永银在朝鲜东海岸。

肖永银与战友合影。



肖永银在朝鲜与战友合影。



2000年肖永银在南京家中。

1974年时的肖永银。



肖永银等在朝鲜参观。



目 录

第一章 父 难..... (1)

半世纪的沉冤。两百元的安葬费
父亲走了,田埂上留下两行脚印.....
男孩躲在大粪坑里。“奶奶,有人抓我!”

第二章 白雀园的阴霾..... (11)

保卫局的命令:“绑了他!”
被害的红军师长说:“我不行了.....”
劳改队。撤离苏区。死也不离开它

第三章 生死大草地..... (23)

团长不舍小鬼,许世友嚷道:抬上,抬上!
大草地需要血祭
分裂主义的“叛歌”
青草坟冢。条状的青草,红军的骨骸
走出大草地,腊子口奇袭分队

第四章 西路军悲歌..... (42)

一桩历史悬案,一段生死经历
永昌突围。三骑智闯三关

倪家营子血夜。横尸雪野
生离死别。徐向前向李先念要“警卫排长”
保徐帅除叛徒。黑河遇险
“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水，水啊！茫茫戈壁滩
九死一生。刘伯承哭了

第五章 潇洒中原..... (70)

告别红军帽。北上，北上！
夺炮壮举。八路军的第一门山炮
临阵抗命。“杀头杀我的！”
“百团大战”。扼守狮脑山
陈锡联“激将”，血战小岭底

第六章 “黑太阳”坠落..... (89)

延安的焦虑。八路军总部被围
保卫总部。罗瑞卿脱险
妙破重围。新华社记者和“财神爷”们
“老母鸡不带小鸡，要老母鸡干什么？”
“独眼将军”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君子协定。北流寺的焚尸恶臭
挥泪斩将。临阵脱逃，毙了你！
“土包子”的洋荤。天官赐福

第七章 中原重开战..... (110)

峰峰师部，刘邓封将
永年会晤。一段生死结交
攻不下的永年，短命的“停战”
两员虎将相争，主帅坐蜡

“我这个旅长要垮台了，你给掀垮的！”

第八章 哦，大杨湖..... (125)

虎将军请缨，生死军令状

好钢用在刀刃上，主帅择将

“我要出战了，请旅长派五百副担架！”

刘伯承突临前线。决战时刻

那天以后，太阳便再没有这样红过

第九章 擒获“东陵大盗”..... (144)

大裆裤和包屁股裤

江洋大盗。盗墓有胆，守城有术

孙殿英的末日。两件宝物

第十章 六营集风波..... (156)

为什么停下来？贻误战机！

政委私扣命令，祸福同担

部将闯“官”：你为什么骂我？

万福河，万福河.....

四十年后，旧战场重游：旅长看你来了

第十一章 血 路..... (168)

风云突变。汝河险情骤发

刘邓突然驾到。存亡在此一举

圣战部队。保卫刘伯承邓小平

血腥的厮杀。鲜血滴开的通道

渡淮险夷。天助刘伯承

第十二章 雨生回来了..... (183)

除暴安良。宋埠杀匪几千

迟到的命令。神兵似从天降

“我现在才知道伍子胥怎么会一夜急白了头”

十七年前旧景依依。雨生回来了

第十三章 兵败王家店..... (198)

出师不利,指挥官意见相左

王牌整编十一师,意外地发现了块“肥肉”

受辱之师。二三百名解放军战俘

“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呐!”

迎春花开了。淮河浮桥“三巨头”相会

第十四章 康泽末日..... (216)

旧账未了。老婆问题。军饷军饷

襄阳城破。特务头目康泽死生莫辨

中共中央电令:将活的康泽送中央

第十五章 淮海旧事..... (230)

蒋毛手令。不愉快的“老朋友”

报一箭之仇,李士楼雪耻

美国骆驼牌香烟和战士生命。犯颜上谏

天明以后没有黄维了,战争机器戛然而止

第十六章 昼与夜..... (245)

金台拜将。情场风波。重逢在蒙城

从江北到江南。俘虏兵害怕“喂鱼”

“我们也来个包公,先斩后奏!”

突发险情,副军长一抬头,正对着枪口

俘虏口出狂言,学习共产党,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几百舞女露体街头。军部危急

“刘伯承怎么会在这里?我是前线最高指挥官”

第十七章 情 殇..... (271)

重庆剿匪。无中生有,偏将发怒

陈锡联的“婚恋经”。恋爱季节。“改组”风波

北极阁痛哭“陈情”,刘伯承亲批赴朝

“4500人的血洒在上甘岭上,请为死者留一笔!”

别时吐真言,最是伤心情肠断

第十八章 装甲司令..... (286)

许世友秘召无锡。东海舰队司令遗孤

陆军中将“托孤”。招兵买马,“黑兵”事件

“谁敢抢我坦克?!”

第十九章 受命擒获林彪死党..... (300)

深夜密召:“中央跑了个大飞机”

金陵车站:六位“特殊乘客”

秘抵上海:王维国被擒

巧设诱饵:陈励耘入网

星夜驱驰:“好八连”护驾出沪

中军帐中:周建平就范

灭“三国”平“四方”:美酒赐将军

第二十章 情义无价..... (322)

刘伯承“避难”南京,许世友粗中有细

许世友出面保将军,毛泽东谈笑发大赦

公安部长猝然身亡,老友千里寻故人

上将王平身陷不幸,参谋长出色辩护

老部下贸然造反,老将军恨爱交集

第二十一章 “华东会议”秘闻..... (344)

“八大司令对调”许世友说：百年以后，注意就是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张春桥遥控：

南京是没有许世友的许世友！

乾坤颠倒功臣变罪臣马天水发难：

中山陵那一套是给林彪修的！

威胁“长城”计划王洪文责难：文攻武卫，你为什么不执行？

“选妃”事件余波汹汹嚷嚷：谁是“选妃”的总后台？

“小谭”误发炮弹将信将疑：北兵南调，你参与了？

“中山陵八号”风波黑信上告：这是给许世友修行官！

“火烧许世友”毛泽东不答应：死后不烧，况乎活着？！

第二十二章 别金陵..... (359)

军委“三座门”会议，老帅新贵壁垒分明

邓小平的南京之行，“你恐怕要动一动了”

恩恩怨怨三杯酒，政委杜平深夜送行

尾 声..... (368)

一代战将英年早逝，邓小平亲自赐封

许世友百年以后，黄土一冢掩风流

元帅的呼唤，生死两茫茫

第一章 父 难

半世纪的沉冤。两百元的安葬费

1980年的一天，两位红安县政府民政局人员挟着公文包走进一幢将军楼，在宽敞的会客厅里，将军接见了他们。当来人说明了来意，并且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红头文件，摊开在茶几上，将军清癯的脸上倏然间有了那么多复杂的表情。

他缓缓戴上老花镜，一行铅字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你父亲肖治学于1930年大别山“肃反”中不幸遇难，
现予以平反……

当老将军抬起头，两位民政人员发现，将军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在滚动……

两位民政人员取出两百元钱：

“这是县政府给你父亲的安葬费，请收下。”

将军的身子震栗了一下，神情仍旧那么邈远。

“首长，您还有什么要求？”——这是一句例行公事的问话，在他们处理这些平反冤案时，死者家属一般会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及其他附加条件。失去亲人的痛苦，总应当用某种方式来补偿……

将军半天不语，末了，沉沉地说了一句话：

“我是讲政治的,不是讲钞票的。”

这句话隐含着诸多复杂感情。人死而不能复生,况且尸骨无存,金钱又有何用?半个世纪的沉冤,今天总算洗清了,幸矣,足矣!……说完这句话,将军沉沉地垂下花白的头颅。

两位民政人员离去后,将军又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太阳收走了最后一束光线。秘书进来,打亮了壁灯,以为他睡着了,蹑手蹑脚取来一件军大衣,披到首长身上。将军抬起头,一眼瞥见茶几上的钱,眼睛灼烫了一般,迅即移开目光……

人世间一切都可以磨灭,人世间磨灭不掉的是有关亲人的记忆。亲切地,或残酷地;昨天的,或遥远的……

父亲走了,田埂上留下两行脚印……

他降生在一块赤色的土地上。

这块土地,曾为共和国养育了两百多位将军。董必武、李先念等共和国的元首,许世友、李德生、秦基伟等共和国的将军,徐向前元帅的亡妻程宣训,都是喝着这块土地的乳汁长大的。

它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它的怀抱中呱呱坠地,从它的胸膛上迈出了日后威震遐迩的雄健步伐。它为红四方面军输送了数十万计的子弟,这些子弟,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骨骼,在为缔造共和国的浴血奋战中,它的男儿,将忠骨埋葬在了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埋葬在了西路军东征的河西走廊,埋葬在了巍巍太行,莽莽中原……

人口统计数字可以说明它的巨大奉献和牺牲:这块土地,在1930年左右,生息着四十八万人,而到共和国诞生时,只剩了十几万人。

这块土地,历史上曾名“黄安”,后来改为“红安”(解放以后,它

的一部分行政区域划归河南省新县，其中包括本书主人公的故乡）。当时，黄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黄安小县，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人打仗，女人送饭。”足见其“全民皆兵”的盛况。而黄安县国民党党部“清乡委员会”的布告则言：“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黄安素称礼仪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足见其“赤化”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

.....

1917年6月的一天，潇潇细雨笼罩着绵亘数百里的大别山脉，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黄安县紫云区肖家湾一家农户里，降生了一个男孩，粗通文墨的父亲肖治学望着屋外潇潇细雨，给孩子起名“雨生”；又因为生在寅时，大名就叫“肖永寅”。这是中国农民最朴素的命名法。

寅时，即凌晨三点到五点，正是晨曦微熹，天色将明而未明。此时，报晓的雄鸡已开始啼明，青雾般的炊烟缭绕在山乡的空气中。父亲给他起名“永寅”，恐怕是希望这孩子的一生永远伴随着黎明的到来，像黎明之子一样，有着一个初升朝阳般的未来……

雨生五岁丧母，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与父兄一起耕种着属于肖家祠堂的几亩祖田，夏种稻子冬种麦，风调雨顺时基本能够果腹。

肖家湾成立了红色政权组织——村委员会，父亲肖治学是村委员会委员，村委会开会时担任记录。那时，即使在黄安这样的“赤区”，共产党也是秘密活动。长雨生七岁的哥哥一只耳朵失聪，哥哥娶了嫂子后，家中惟一的一间土房腾给哥嫂住，雨生和父亲住在牛栏的一头。父亲常常深夜外出参加秘密会议，他睡醒一觉，突然不见了身边的父亲。但雨生也有自己的革命组织，村子成立了童子团，他担任童子团队长。雨生懂得严守组织秘密，父与子，童子团队长和红色村委员之间各自守着自己的秘密。

193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雨生和父亲正在水田里插秧，这时，

来了两个人，站在田埂上，大声喊着：

“肖治学！肖治学！……”

父亲抬起头，手搭凉篷望了一眼，便将手中的稻秧塞给儿子，赤着一双沾满泥浆的脚“吧唧吧唧”踩着田中的泥水朝来人走去。父亲刚走到田埂上，甚至没来得及穿鞋，就带着两腿泥巴随来人走了。

水田里，留着父亲踩出的两行深深的脚印。

十三岁的雨生并没有意识到灾祸的降临。平时，父亲也常常这样被人匆匆忙忙叫走开会。雨生连问也没有问父亲一声，甚至没有多看父亲一眼，他只略略直了直酸疼的腰，看见父亲夹在两个来人的中间拐进一条山道不见了，就重新弯下腰去，插着父亲没有插完的那把秧苗……

父亲却从此再没有回来。

田头一别，遂成父子永诀！

在雨生的记忆中，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惊慌，一丝意外，像往常参加任何一次秘密会议那样不声不响不言不语平平静静走的。恐怕连父亲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生命会那么奇怪地结束，他会被自己亲爱的同志所杀害，他会成为一次党的“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在父亲“失踪”的前后，村子里又接二连三地“失踪”了几个人。

肖家湾笼罩着一股肃杀的恐怖气氛。与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不一样，没有“戴镣长街行”的悲壮，没有英勇就义饮弹身亡的慷慨，殉难者们走也匆匆，去也草草，他们的亲人们甚至没有诀别的痛苦，没有生离死别的断肠之痛……

夜晚，雨生苦苦地等待着父亲归来。四壁泥巴剥蚀的牛栏里，昏黄的油灯摇曳……

父亲一夜未归。

第二天，雨生像往常一样挟着课本去到肖家祠堂上学。走到祠